

《哲学笔记》注释

下 册

黄 桐 森 主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2

8

2

《哲 学 笔 记》

注 释

下 册

黄 枏 森 主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哲学笔记》注释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9.5印张 492千字

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统一书号：2209·1 定价：2.20元

下 册

- 三、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 (1)
- 四、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 (50)
- 五、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 (154)
- 六、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小逻辑(哲学
全书)的目录〕 (175)
- 七、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一书摘要 (183)
- 八、谈谈辩证法问题(简介和注释) (200)
- 九、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 (224)
- 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
批判》一书摘要 (241)

三、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

一 书 摘 要

第53页

序言后注明的日期是1851年10月1日——费尔巴哈在这里说明他为什么不参加那个有着“可耻的、如此无成效的结局”的1848年革命。1848年革命的地点和时间是不合适的，立宪主义者指望从君主的诺言中得到自由，共和分子指望从自己的意愿中得到自由（“只要愿意有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就会实现”）……

费尔巴哈不懂得
1848年的革命

“如果革命再次爆发，而我积极参加的话，那时你们可以……确信：这次革命是胜利的革命，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末日审判已经到来。”

德国1848年革命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但这次革命是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这次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和妥协，无产阶级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以及起义军在战略上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这次革命，并高度评价了这次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

但是作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费尔巴哈，却没有积极参加德国1848年的革命，而且对这次革命作出了错误的评价。

首先，费尔巴哈认为德国1848年革命的时机并没有成熟，它

仅仅是“立宪主义”者、“共和分子”这些人的主观愿望造成的。他说：“三月革命仍旧还是基督教信仰的果实，虽然也是非法的。立宪党人相信，只要对君主说‘要自由，要正义！’便立刻会有正义与自由。共和党人相信，只要愿望有共和国，就可以产生出共和国；他们就是这样相信，共和国是可以凭空产生出来的。立宪党人把基督徒对行奇迹的圣语的信仰移置到政治领域中来，而共和党人则把基督徒对奇迹作用的信仰移置到政治领域中来。”（《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02页，本篇以下引文凡引自此书者只注明卷数页码）费尔巴哈把1848年革命失败归罪于“这次革命没有任何地点感和时间感”（同上）。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运动的理由。

其次，费尔巴哈认为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这次革命失掉了任何意义。他说这次革命造成了“可耻的、如此无成效的结局”。在费尔巴哈的眼中，只要民主共和国这一条没有实现，便一切等于零。他不懂得1848年革命对促进德国统一、打击封建制度的重大意义，不了解1848年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和城乡贫民在这次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而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身上，因而他根本无法了解革命对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意义。

正因为费尔巴哈对德国1848年革命作出了错误的完全否定的评价，所以列宁说：“费尔巴哈不懂得1848年的革命”。

第54页

在我看来，感性就是“物质东西和精神东西的真实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臆想的和人造的，而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不仅肠胃是感性的东西，而且头脑也是感性的东西。

费尔巴哈所谓的
“感性”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特别强调感性的作用。他认为

物质、自然是我们认识的唯一对象，感觉是我们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他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感性的复兴”，称自己的哲学为“感性哲学”。列宁摘录的这一段话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对感性的观点。

费尔巴哈认为感性是宗教的本质，因为上帝是一个感性的实体，亦即幻想中的直观的对象，并责备黑格尔哲学把思维、理性看作宗教的本质，因而把宗教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完全弄颠倒了。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有些人一谈到感性就表现出不安和轻蔑，就认为感性的东西总是低级的情欲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并说道：“我请求这些人深思熟虑一下：不仅是脏腑，而且头脑也是感性的东西啊！”（下卷第514页）这就是说，不仅饥寒温饱是感性活动，而且思维也离不开感性活动，因为思维必须以感性材料为依据。紧接着，费尔巴哈就对“感性”一词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感性是“物质东西和精神东西的真实的统一”。显然，他在这里肯定感性活动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了，感性是二者之间的桥梁，感觉是客观世界的主观表现。列宁的旁批：“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看来是赞同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

第55页

人们反对我的《基督教的本质》，说我主张人不依赖于任何东西，“反对所谓我妄自把人神化的主张”。“人所认为先于自己的存在物……正是自然界，而不是别的，不是你们的神。”

《基督教的本质》是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1841年问世。这本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恩格斯说“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宗教幻想

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乃是我们自身本质的虚幻反映。这就摆脱了在他之前的无神论者，包括法国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弱点，即不是简单地宣布神只是一种捏造，而是揭示出神是拟人的，神和宗教在人世有着自己的根基、根源。

但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是人本主义的，神的拟人性在他那里是拟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无阶级性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费尔巴哈的这一缺点。

在《宗教本质讲演录》第三讲中，费尔巴哈谈到《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缺点。但他谈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所指出的那些缺点，而是指他在这本书中没有谈到自然界，没有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列宁所摘录的两句话，前一句是对批评意见的转述，后一句是费尔巴哈的观点。

费尔巴哈说，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只谈到人的本质，并且直接从人的本质开始他的著作，而把自然界撇开不谈，漠视了自然界。他说这样就使一些人钻了他的空子，说他把人看成是从虚空中产生的，是无所依赖的，是“将人神化”。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种观点。

费尔巴哈说，人是不能自己创造自己的，而是有所依赖的、被创造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说批评者并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而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来批评他。他说：“我同你们一样地，甚至比你们更清楚地知道，被设想为不依赖于任何东西而自在地存在的、绝对的属人的实体，乃是一种无稽之谈，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妄想。但是那个做人的前提的、人必然要与之发生关系的、否则就不能设想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实体，先生们，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界，而不是你们的上帝。”（下卷第521页）费尔巴哈的意思，简单说就是：自然界创造了人，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在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这一观点列宁显然是赞同的。

第56页

“人所依赖的东西……就是自然界，即感觉的对象……自然界通过感觉而使人产生的一切印象……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动机。”

费尔巴哈认为人们对自然神的崇拜，例如崇拜风神、雨神、太阳神等等，不过是把自然力神化和绝对化的结果；对基督教上帝的崇拜，认为上帝是仁慈的，全知、全能、全在的等等，不过是把人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客观化、绝对化的结果。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属性，不过在个别人身上是有限的，在上帝那里是无限的。所以费尔巴哈说：“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下卷第523页）。

那么，为什么人们对自然界或人本身的特性会作出这种虚幻的反映呢？上帝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说：“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下卷第526页）例如人们崇拜太阳，是因为太阳的光和热给人和生物以生长的源泉。费尔巴哈认为由于人的这种“依赖感”，动物也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因为动物是人所必需的东西，没有动物，人就不能生存，更不消说过人的生活了。费尔巴哈认为“依赖感”还包括恐惧、爱、感激、尊敬等心理上的感觉。人不仅崇拜对人有益、给人带来幸福的对象，也崇拜自然界中使人感到恐惧的事物和现象。因此，费尔巴哈认为，“人所依赖的，人所自觉和自知依赖的，就是自然界，就是感官的对象。因此，下面这种情况乃是完全自然的，即自然界通过感官在人身上所造成的一切印象，即使仅仅是基于个人的独特癖性所造成的印象，也能够成为并且事实上确实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下卷第545页），这就是上面列宁摘录的那段话。

费尔巴哈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想把宗教崇拜的对象即自然神弄成某种抽象的、灰色的东西。人所依赖的自然界，乃是一个感性的对象，它在人身上所造成的一切印象，都可成为宗教崇

拜的原因或对象。例如，宝石的光辉，黑夜的恐怖，森林的幽暗和寂静，海洋的深不可测，以及动物姿态的特异性、奇怪性、可爱性和可怕性所激起的印象、激情和情绪都可成为宗教崇拜的要素。总之，“自然界中一切奇异的和显著的现象，一切使人瞠目结舌、震撼迷惑、燃起幻想、激发惊异，以及以特殊的、不平常的、不可能的方式刺激人的感情的东西，都对宗教的产生发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原因和对象”（下卷第 546 页）。

不过，费尔巴哈接着说，由惊异、赞叹自然界奇异现象而造出的神，只不过是宗教上的陨石或流星。“只有当人们开始转向对象的这样一些特性，这些特性经常不断地使人想起他对自然界的依赖，不断地在感性上使他感觉到没有自然界他就不能存在；只有当人拿这些特性当作自己崇拜的对象，只有在这时候人才提高到真正的、经常的、历史的、具有正式仪式的宗教。例如，只有当太阳不是为了它的光辉灿烂，不是仅仅为了它的使人目眩而被崇拜，而是为了它是农业的最高原则、是时间的尺度、是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原因、是人的生命的显而易见的根源，简言之，即是为了它的必需性、有益性而被崇拜的时候，太阳才是真正的宗教崇拜的对象。”（下卷第 547 页）这就是说，人对自然神的崇拜即使有着心理上的或感官上的一些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人的依赖感。只有把对自然界的膜拜提高到依赖感的意识上，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宗教。

费尔巴哈不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但他对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的分析是细致的、深刻的，列宁对这些话看来是肯定的。

第56页

我所理解的利己主义不是“市侩和资产者”的利己主义，而是和自然界、和人的理性相一致的哲学原则，它反对“神学的虚伪、宗教的和思辨的幻想、政治上的独裁”，参看第64页，非常重要。

“利己主义”及其意义

费尔巴哈把“依赖感”看作是宗教的基础，认为人对神的崇拜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崇拜，人正是出于对自己的有用、有利而去崇拜某种对象。因之，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崇拜有一个最隐蔽的最后的根据，即人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说这就使得一些伪善的神学家大发雷霆，认为他把宗教庸俗化了。他解释说，他所说的利己主义并非这个词的惯常意义，不是指“市侩和资产者”那种庸俗的、损人利己的、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相反，正是“对抗神学的伪善、宗教的和思辨的幻想、政治的野蛮和专制等向人所提出的一切非自然的和非人的要求”（下卷第551页），因为他所说的利己主义是指“人争取自己的地位”，是“人对自己的爱，即对人性本质的爱”。所以这种利己主义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他说人生来就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必须满足和发展，否则人就不能成为真正完善的人。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性即指作为生物学上的人的自然需求，费尔巴哈把人的这种需求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所以他说“利己主义”是和自然界、人的理性相一致的哲学原则。

费尔巴哈还把他的利己主义说成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它要求人们在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时，必须考虑到别人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意向，亦即应当关心别人的幸福，承认别人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认为，人们只有满足了别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因此，为了尊重别人的幸福，满足别人追求幸福的愿望，人们必须“自我克制”追求幸福的愿望，并且在

“对他人的爱”中寻求自我满足。费尔巴哈所谓人人幸福即是以这种“合理的利己主义”为根据的。

在这里，费尔巴哈区分了两种利己主义。一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者的利己主义，这里包括封建贵族、地主以及跟封建势力勾结的大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提出的要求，这里包括中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而后一种利己主义的内容就是向封建阶级要求自由、平等和博爱。费尔巴哈对利己主义的这种区分有一定的意义，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费尔巴哈的利己主义在反对束缚个性的封建制度和教会势力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列宁说“非常重要”，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费尔巴哈的利己主义是从人类生物学的本性中抽引出来的哲学原则，没有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来考察人的需求，没有看到人是社会的生物，排斥了人的阶级性，因而是错误的。特别是当反封建的任务已完成，资产阶级已登上统治者的宝座时，它的积极作用也就随之消失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费尔巴哈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第57页

第107页末……“自然界是原初的、第一个和最末一个存在物”……

这是《宗教本质讲演录》第十讲中的一段话。费尔巴哈说他的《宗教的本质》，“至少第一部分，所负的任务就是要指出：自然界是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最终的本质”（下卷第584页），这是纯粹唯物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自然宗教，即以自然界作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实际上早已说出了这一观点，至少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从而也就否定了创造自然界的神的存在。

他说，自然宗教中的宗教感就是对被崇拜对象的依赖感，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就是自然界。信奉自然宗教的人不仅把自然界

当作构成他们现在的生存条件而加以崇拜，而且也把自然界当作他们所从出的东西加以崇拜。既然如此，就应当把自然界本身看作无所从出的、非派生的、非创造的、先于人的、先于人的精神的东西。

关于所谓“最末一个存在物”，费尔巴哈在脚注中自己说，“最末的”就是“始端的”。“最末的”并不是指时间而言，而是就对事物根源的追溯过程而言，意即最后的、终极的、最根本的。也就是说，在自然界的背后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第57页

……“我认为……在哲学上……感性的东西是第一的；但不是仅仅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是指应该超过其界限的东西而言，这里所说的第一是指非派生的东西而言，是指依靠自身存在着的和真实的东西而言。”

感性的东西 = 第一的、自己存在着的和真实的东西

上面一段话表明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费尔巴哈强调他自己的哲学是感性哲学，是以感性的东西作为第一性的哲学。他说：“我不能承认感性的东西是从精神的东西派生出来，同样我也不能承认自然界是从神派生出来；因为没有感性的东西或在感性的东西以外，精神的东西便什么也不是；精神不过是感官的英华、感官的精粹罢了”（下卷第587页）。所以费尔巴哈说他说的“第一”不是仅仅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他说的思辨哲学亦即黑格尔的哲学。

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也有不同的含义。就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来说，是先有理念，然后理念外化为自然和世界，因而精神是最初的、第一性的东西。这里黑格尔的第一性和费尔巴哈的第一性含义并无不同，他们的区别是哲学立场上的区别。但在黑格尔那里，“第一”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即费尔巴哈说的“应该被超

过”的意思。这种“第一”就是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三段式运动的“正”或“直接性”的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范畴，其特点是潜在、未展开、直接性。范畴的运动就是要超过这种状态而从潜在进入实在，否则就没有黑格尔的范畴运动。显然，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第一性”，不是费尔巴哈所要申明的感性的东西或自然界在精神之先那种意义下的“第一性”，因为自然界是不可能被超过的。超出了自然界还有什么精神呢？

应该指出，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把这两种含义混淆了。黑格尔用他的辩证法从理念中推演出自然，这是为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服务的，也就是说，他用这种辩证法论证了精神的第一性，自然、物质的第二性。这当然是一种混淆，他把在他那里逻辑上在先的东西，就当作了时间上在先的东西。费尔巴哈这句话看来就是指出了黑格尔的这种混淆。

列宁在摘录了上面费尔巴哈的那段话之后，并在旁边写上：“感性的东西=第一的、自己存在着的和真实的东西”，其用意估计有二：一是指出费尔巴哈这句话很好地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二是认为费尔巴哈关于物质、自然、感性的东西等范畴的一些提法对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着重要意义。如《哲学笔记》第58、60、61、70等页上列宁都把费尔巴哈有关这方面的提法特别标记出来。

第58页

总之，要注意……“感觉的真实性和本质性（注意）是……哲学的……出发点”……

……“人只有借助自己的感性地存在着的头脑才能思维，理性在头脑中，在脑子里，在感觉的总枢纽中有着牢固的感性基础。”

参看第112页关于感觉的正确性(证据)。

费尔巴哈说自然宗教把自然物崇奉为神，这种神实质上就是人把通过感官而得到的自然的印象、影响对象化、实体化、神化的结果。因此，神是一个感性型的，即可以靠人的感官而见到、听到的。他举例说，太阳或月亮，只是眼睛的对象，眼睛的神，绝不是耳朵和鼻子的对象和神。鼻子崇拜的是天国的香气，它把神弄成靠焚烧祭品的香气生活的东西。眼睛只神化那些明亮的事物，它把神弄成一个光明灿烂的东西。如此，每个感官都只神化了他自己。这个问题的反面也就是说，自然宗教崇拜中的每一个神都显示了感官的真实性。太阳神证明了视感官即眼睛的真实性，雷神显示了听神经的真实性。列宁在长方框中写的“关于感觉的正确性（证据）”，就指费尔巴哈论证了自然宗教的神是感官的真实性的证据。

感觉的本质性指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离不开感性，正如自然界是思想的基础，思想离不开自然界一样。他说：“感官的真理性和本质性，是与自然界的真理性和本质性或神性相适合的，后者是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的出发点，前者则是心理学、人本学及一般哲学的出发点。”（下卷第587页）自然界的本质性即自然界的第一性或始基性。因此，费尔巴哈认为“人只有借助自己的感性地存在着的头脑才能思维，理性在头脑中，在脑子里，在感觉的总枢纽中有着牢固的感性基础。”（第58页）

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学。人本学哲学强调感性，以感性作为出发点，这是与旧的思辨哲学相对立的。后者只承认思维的真实性和本质性，把思维看作世界的全部内容。相反，费尔巴哈宣称，新哲学将实在事物当成它自身的主体，给实在事物和感性事物以绝对独立的、神圣的、第一性的意义。在这里，真实性、现实性、感性三者的含义是相同的。他说，新哲学自觉地承认感性的真实性，把自己建立在感性的真实性上。费尔巴哈明确宣布自己的哲学原则是和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相对立的，他的人本哲学，即这里所说的以“感觉的真实性和本质性”为“出发

点”的“一般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哲学。

第58页

“《Wesen der Religion》和《Die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就是这样相互依赖的。”

费尔巴哈在这里谈到了《宗教的本质》（1846年）和《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二书的关系问题。

上面这句话出自《宗教本质讲演录》第十讲最后地方。费尔巴哈在这里集中说明自然宗教显示了感性的真实性，并建立在感性的真实性上面。他说，人的第一个信仰即自然宗教的信仰，就是对感性真实性的信仰。人起初只相信那些凭借感性而证实的东西是存在的；最初的神，自然宗教的神就是些感性型的神，太阳和月亮是眼睛的神，雷是耳朵的神。接着他说：“如此，《宗教的本质》便同《未来哲学原理》密切关联起来了。”（下卷第589页）费尔巴哈说这两本书密切关联，就是指两本书关于感性的真实性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费尔巴哈说：“自然宗教给我们显示了感官的真理，哲学，至少当作人本学的哲学，又给我们显示了自然宗教的真理”（下卷第588页）。这就是说，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宗教实质上也不过是人本学。当《宗教的本质》一书表明了自然界的第一性，表明了感性的真实性和实在性时，它也就做出了人本学的结论，从而同《未来哲学原理》中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哲学密切联系起来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哲学原理就是否定脱离感性的思维，肯定感性的真实性。他说，他的新哲学即人本主义哲学是从旧的思辨哲学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思辨哲学的完成者是黑格尔，而黑格尔的逻辑学恰恰表明了抽象的理念是不真实的，理念的真实性在于它的实在性。但什么是理念的实在性呢？费尔巴哈说，理念的实在性就是感性化，感性就是理念的真理。一切都要通过感性才能认识，而思维只有通过感性才能证实。因而思辨哲

学必然让位于新的感性哲学。他说，他的“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上卷第169页）。感性的真实性成为人本主义哲学的主题。这和《宗教的本质》提出的自然界的本质性和第一性是相呼应的。费尔巴哈说：“感官的真理性和本质性，是与自然界的真理性和本质性或神性相适合的，后者是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的出发点，前者则是心理学、人本学及一般哲学的出发点”（下卷第587页）。

第58—59页

——费尔巴哈对于别人说他没有给自然界下定义的指责作了如下的答复：

“我所理解的自然界是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人把这些东西当做非人的东西而和自己区别开来……或者具体地说，不管有神论信仰的超自然的暗示怎样，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和对象而直接地感性地表现出来的。自然界就是光、电、磁性、空气、水、火、土、动物、植物、人（这里所说的人是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活动着的存在物），我所理解的‘自然界’就是这样，它不是什么神秘的、模糊的和神学上的东西”（上面所讲的和斯宾诺莎不同）。

……“自然界就是你所看见的、不是由人的双手和思想创造出来的一切。或者，如果我们把自然界解剖开来，那末自然界就是存在物，或者是存在物和事物的总和，这些存在物和事物的存在和本质就在它们的表现、显露或作用中，而这些存在物或事物的表现、显露或作用的基础不是在思想中，或在意向中和意志的决

可见，自然界 = 超自然的东西以外的一切事物。费尔巴哈是杰出的，但不深刻。恩格斯更深刻地确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